

散文金库

中国当代 散文精品

● ZHONG GUO DANG DAI SHAN WEN JING PIN ●



散文选库

中国当代 散文精品

■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选编 ■



散文金库

中国当代散文精品

老 愚 选编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4年·沈阳

辽新登字 3 号

· 散文金库 ·

中国当代散文精品

Zhongguo Dangdai Sanwen Jingpin

老 愚 选编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50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350

责任编辑: 王 强 邵 丹 责任校对: 唐惠凡
封面设计: 冯守哲

ISBN 7-5313-1104-6/I·985

定 价: 8.80 元

《散文金库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刘烈恒

副主编：王 强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于逢春 王 强 孙桂清

老 愚 李文刚 刘烈恒

刘 因 辛晓征 邵 丹

周宏坤 胡跃华 郭银星

高 峰 阎月君

责 编：王 强 邵 丹

目 录

巴 金

秋 夜..... (1)

再忆萧珊..... (4)

老 舍

猫..... (7)

季羨林

八十述怀 (10)

丰子恺

南颖访问记 (15)

孙 犁

黄 鹂 (20)

张中行

家乡三李 (24)

柯 灵

无名氏 (28)

徐懋庸

母 亲 (33)

萧 乾

文革杂忆 (40)

杨 绛

老 王 (48)

黄永玉

- 乡梦不曾休 (52)

新凤霞

- 我和酒 (54)

吴祖光

- 牙 崇 (61)

周作人

- 梅兰竹菊 (77)

- 冬天的麻雀 (79)

- 北京的春雨 (80)

李霁野

- 花鸟昆虫创造的奇境 (82)

施蛰存

- 论老年 (87)

曾 卓

- 七星剑 (95)

黄苗子

- 遗 囑 (98)

余秋雨

- 酒公墓 (102)

牛 汉

- 祖母的呼唤 (110)

宗 璞

- 紫藤萝瀑布 (113)

林斤澜

春 风	(115)
汪曾祺	
跑警报	(117)
阵白尘	
忆鸭群(上)	(125)
雷 加	
火烧林	(135)
李健吾	
雨中登泰山	(140)
刘白羽	
日 出	(146)
姚雪垠	
惠泉吃茶记	(150)
杨 朔	
荔枝蜜	(155)
冯 牧	
澜沧江边的蝴蝶会	(158)
曹靖华	
忆当年,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!	(164)
唐 弢	
记郁达夫	(170)
冰 心	
我梦中的小翠鸟	(175)
邵燕祥	
断梦编年	(177)

张 洁

拣麦穗..... (186)

冯骥才

珍珠鸟..... (191)

张承志

静夜功课 (194)

楼肇明

四月，玩过就扔掉的爱情..... (197)

苏 叶

去老舍茶馆..... (201)

韩少功

笑的遗产..... (206)

舒 婷

梦入何乡..... (213)

水丑木

灰 子..... (218)

蒋子丹

终 结..... (221)

陈 村

大学：风俗画..... (227)

流沙河

弱肉强食..... (235)

朱大可

洗脚之歌..... (239)

萌 萌

	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·····	(247)
一 平		
	“身后的田野” ^① ·····	(252)
苇 岸		
	美丽的嘉荫·····	(255)
唐 敏		
	怀念黄昏·····	(258)
贾平凹		
	月 迹·····	(264)
	秦 腔·····	(267)
筱 敏		
	山·····	(275)
蒋 韵		
	记 性·····	(278)
阿 城		
	洗 澡·····	(282)
铁 凝		
	草戒指·····	(286)
查志华		
	平凡的故事·····	(291)
史铁生		
	合欢树·····	(297)
王安忆		
	一个孩子和几个大人·····	(301)
黑 孩		

初 恋·····	(305)
曹明华	
感 动·····	(312)
冯秋子	
额 嬷·····	(317)
陈丹燕	
中国少女·····	(324)
老 愚	
门 槛·····	(330)
胡晓梦	
这种感觉你不会懂·····	(333)
郭 骅	
女人的井·····	(340)
后 记·····	编者 (343)

巴 金

巴金（1904— ），原名李尧棠，字芾甘，四川成都人。现代杰出作家、翻译家。主要散文著作有《海行杂记》、《生活在英雄们中间》、《赞歌集》、《烬火集》、《随想录》（五集）、《巴金六十年文选》等。

秋 夜

窗外荷荷地下着雨，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，风从窗缝里吹进来，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。我刚翻到《野草》的最后一页。我抬起头，就好像看见先生站在面前。

仍旧是矮小的身材，黑色的长袍，浓浓的眉毛，厚厚的上唇须，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，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。他深深地吸一口烟，向空中喷着烟雾。

他在房里踱着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他抽烟，他看书，他讲话，他俯在他那个简单的书桌上写字，他躺在他那把藤躺椅上休息，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……

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那么平易近人。而且每一个动作里仿佛都有先生的特殊的东西。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。

不管窗外天空漆黑，只要他抬起眼睛，整个房间就马上亮起来，他的眼光仿佛会看透你的心灵，你在他面前想撒谎也不可能。不管院子里暴雨如注，只要他一开口，你就觉得他的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。他从不教训人，他鼓励你，安慰你，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，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，倘使有绊脚石，他会替你踢开。

他一点也没有改变。他还是那么安静，那么恳切，那么热心，那么慈祥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好像从他身上散出来一股一股的热气。我觉得屋子里越来越温暖了。

风在震摇窗户，雨在狂流，屋子里灯光黯淡。可是从先生坐的地方发出来眩目的光。我不转眼地朝那里看。透过黑色长袍我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。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，成了一颗鲜红的、透明的、光芒四射的东西。我望着这颗心，我浑身的血都烧起来，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身上的热发散出去，我感到一种献身的欲望。这不是第一回了。过去跟先生本人接近，或者翻阅先生著作的时候，我接触到这颗燃烧的心，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；其实不仅是我，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，受到鼓舞，找到勇气，得到启发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发光的心仍然在他的胸膛里，跟着他到了窗前。我记起了，多少年来这颗心就一直在燃烧，一直在给人们指路。他走到哪里，他的心就在哪里发光，生热。我知道多少年轻人带着创伤向他要求帮助，他细心地治好他们的伤，让他们恢复了精力和勇气，继续走向光明的前途。

“不要离开我们！”我又一次听见了这个要求，这是许多人的声音，尤其是许多年轻人的声音。我听见一声响亮的回答：“我决不离开你们！”这是多年来听惯了的声音。我看见他在窗

前，向窗外挥一下手，好像他又在向谁吐出这一句说过多少次的话。

雨住了，风也消逝了。天空不知在什么时候露出一点点灰色。夜很静。连他那颗心必剥剥地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。他拿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，我觉得他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，我听见他激动地、带感情地说：

“忘记我。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。

“难道为了你们，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？

“难道为了你们，我还有过什么顾虑？

“难道我曾经在真理面前畏怯？在暴力面前低头？

“为了追求真理我不是敢说，敢做，敢骂，敢恨，敢爱，敢叫？

“我所预言的‘将来的光明’不是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眼前？

“那么仍然要记住：为了真理，要敢爱，敢恨，敢叫，敢说，敢做，敢追求！

“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！”

静寂的夜让他的声音冲破了。仿佛整个空间都骚动起来。从四面八方送过来响应的声音。声音渐渐地凝结在一起，愈凝愈厚，好像成了一大块实在的东西。不知道哪里送来了火，它一下子就燃烧起来，愈燃愈亮，于是整个房间，整个夜都亮起来了，就像在白天一样。

那一块东西继续在燃烧，愈燃愈小，终于成了一块像人心一样的东西。它愈燃愈往上升，渐渐地升到了空中，就挂在天空，像一轮初升的红日。

我再看窗前鲁迅先生的身影，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。

我连忙跑到窗前。我看出来：像初日那样挂在天空里就是

先生的燃烧着的心。我第一眼就只看到一颗心。可是我仰起头
仔细再看，先生的慈祥的脸庞不是就在那儿？他笑得多么快乐！
真是我从未见过的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！

我笑了，我也衷心地笑了。

我知道鲁迅先生并没有死，而且也永不会死！

我回到写字桌前，把《野草》阖上，我吃惊地发现那一颗
透明的红心也在书上燃烧。

.....

原来我俯在摊开的先生的《野草》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梦。

窗外还有雨声，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声音，滴在檐前
石阶上的声音。

可是在先生的书上，我的确看到了他那颗发光的燃烧着的
心。

再 忆 萧 珊

——随想录一二〇

昨夜梦见萧珊，她拉住我的手，说：“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”
我安慰她：“我不要紧。”她哭起来。我心里难过，就醒了。

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。每夜临睡前，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
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。夜并不静，附近通宵
施工，似乎在搅拌混凝土。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。在数九
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？原来是我的耳鸣。

这一夜是我儿子值班，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。过

了好一阵子，他翻了一个身。

我醒着，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。耳朵倒叫得更响了。……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：“蕴珍。”我闭上眼睛。房间马上变换了。

在我们家中，楼下寝室里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，小声嘱咐我：“你有什么委屈，不要瞒我，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啊！”

……

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，我站在床前，她含泪地望着我说：“我不愿离开你。没有我，谁来照顾你啊？！”……

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，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，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，无声地哭唤：“蕴珍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……”

我用铺盖蒙住脸。我真想大叫两声。我快要给憋死了。“我到哪里去找她？！”我连声追问自己。于是我又回到了华乐医院的病房。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。

她离开我十二年了。十二年，多么长的日日夜夜！每次我回到家门口，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，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，可是走进院子，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。上了台阶，我环顾四周，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：她穿得整整齐齐，有些急躁，有点伤感，又似乎充满希望，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。……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，大门刚刚关上。不，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。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。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。……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？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？

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车子的驶近，等待一个人回来。这

样长的等待！十二年了！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。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。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。后来“文革”收场，给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，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，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。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。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！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“川”字的愁颜！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！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住她，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，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。……每夜，每夜，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，她的低声哭泣。

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？！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精神枷锁？！……悲伤没有用。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。我应当振作起来，哪怕是最后的一次。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，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，她不会离开我，也从未离开我。做了十年的“牛鬼”，我并不感到孤单。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——死亡。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，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，洒在园中，给花树作肥料。

……闹钟响了。听见铃声，我疲倦地睁大眼睛。应当起床了。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。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时间：六点半起身。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，扶我下床。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，醒了多少次。

1984年1月21日